《白狼歌》研究*

马学良　戴庆厦

一

《白狼歌》是《后汉书》中记载的一段属于古代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约分布在今四川省境内）的汉字记音，是研究藏缅语族语言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后汉明帝永平（58—75年）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大力宣传汉朝政策，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当时，白狼、槃木、唐菆等部落纷纷“举种奉贡，称为臣仆”。“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诗中歌颂了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表达了他们心向汉朝的决心。这首歌由一个叫田恭的官员“译其辞语”，并由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到当时的都城洛阳，并在朝廷的一次宴会上唱出。这就是史籍记载的流传至今的《白狼歌》。

经过近两千年的传抄，歌辞曾有过大同小异的不同版本。经初步校勘，我们确定下文为分析研究的依据。（为便于查对，加上顺序号码）

一　章

第一句	大汉是治	提官隗权	第二句	与天意合	魏冒踰糟
第三句	吏译平端	罔译刘脾	第四句	不从我来	旁莫支留
第五句	闻风向化	徵衣随旅	第六句	所见奇异	知唐桑艾
第七句	多赐缯布	邪毗𫄨𫄨	第八句	甘美酒食	推潭仆远
第九句	昌乐肉飞	拓拒苏便	第十句	屈伸悉备	局后仍离
第十一句	蛮夷贫薄	偻让龙洞	第十二句	无所报嗣	莫支度由
第十三句	愿主长寿	阳雒僧鳞	第十四句	子孙昌炽	莫稚角存

二　章

第十五句	蛮夷所处	偻让皮尼	第十六句	日入之部	且交陵悟
第十七句	慕义向化	绳动随旅	第十八句	归日出主	路且栋雒
第十九句	圣德深恩	圣德渡诺	第二十句	与人富厚	魏菌渡洗
第二十一句	冬多霜雪	综邪流藩	第二十二句	夏多和雨	莋邪寻螺
第二十三句	寒温时适	藐浔泸漓	第二十四句	部人多有	菌补邪推
第二十五句	涉危历险	辟危归险	第二十六句	不远万里	莫受万柳
第二十七句	去俗归德	术叠附德	第二十八句	心归慈母	仍路孳摸

三　章

第二十九句	荒服之外	荒服之仪	第三十句	土地垮埆	犁籍怜怜
第三十一句	食肉衣皮	阻苏邪犁	第三十二句	不见盐谷	莫砀麤沭
第三十三句	吏译传风	罔译传微	第三十四句	大汉安乐	是汉夜拒

---

* 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

第三十五句	携负归仁　趴优路仁	第三十六句	触冒险陕　雷折险龙
第三十七句	高山岐峻　伦狼藏憧	第三十八句	缘崖磻石　扶路侧禄
第三十九句	木薄发家　息落服淫	第四十句	百宿到洛　理沥发雒
第四十一句	父子同赐　捕莅菌毗	第四十二句	怀抱匹帛　怀稾匹漏
第四十三句	传告种人　传言呼敕	第四十四句	长愿臣仆　陵阳臣仆

对《白狼歌》的研究，过去多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考证这首歌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弄清这首歌的性质和价值。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正确认识《白狼歌》语言的特点。二是研究《白狼歌》在语音、语法、词汇上有些什么特点。三是探索《白狼歌》语言的系属，即研究它同藏缅语族语言的关系，确定它同哪个语言最近。本文拟通过《白狼歌》的汉字记音同藏缅语族语言的比较，对上述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①

二

《白狼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是先有汉文诗然后再译为白狼语，还是先有白狼语诗然后再译为汉语？这是历来争论的一个问题。据我们研究，《后汉书》中记载的那种先有白狼语诗然后再由官员田恭译为汉语的说法不足为信。我们认为，这首诗是先用汉文写成的，然后再在句子下面用汉字译注白狼语，其注法大多以词为单位直译，不是整句翻译的。理由如下：

首先，从语序上分析，汉语句通顺流畅，符合古代汉语诗词的造句规则，而白狼语句词的顺序，基本上是按汉语的语序直译的，因而出现译文不通顺的语句。藏缅语族语言同汉语的语序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所以诗中当遇到语序相同的句子，白狼语句词的排列次序既同汉语的语序，也符合藏缅语族语言的语序。例如：第十四句的“子孙昌炽”，白狼语为“莫稚角存”，“莫稚”注“子孙”，“角存”注“昌炽”，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但当遇到语序不同的句子时，白狼语句词的排列就不同于藏缅语族语言的语序。比如汉语句的支配结构词组的次序，动词在前，宾语在后，白狼语也按这种次序对译，结果同藏缅语族语言宾动式的语序正好相反。例如：第七句的“多赐缯布”，白狼语是“邪毗綼绲”，“邪”注“多”，“毗”注“赐”，“綼绲”注“缯布”，动词在宾语前。第三十一句的“食肉衣皮”，白狼语是“阻苏邪犁”，“阻”注“食”，“苏”注“肉”，“邪”注“衣”，“犁”注“皮”，也是动词在宾语前。又如第三十二句的“不见盐谷”，白狼语是“莫砀𪓿沐”，“莫”注“不”，“砀”注“见”，“𪓿”注“盐”，“沐”注“谷”，同样也是动宾式。后汉时期的藏缅语族语言有没有可能是动宾式？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只见到由宾动式向动宾式发展的现象（如先秦汉语就有宾动式的句子），而还没有见到由动宾式转化为宾动式。藏缅语族语言的宾动式语序大约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藏语的语序，我们至少可以根据历史文献看到七世纪时期的面貌，那时的藏语就已普遍使用了宾动式。十一世纪的西夏语，也是普遍使用宾动式。语序的变化是极为缓慢的，特别是支配关系语序，由于它在语言中经常出现，相对地说更为稳固。我们不能设想东汉时期的藏缅语族语言是动宾式，到了六七世纪就已转为宾动式。假如这首诗真是按史籍记载的那样是先用白狼语写的，那么，白狼语句中的语序为什么与藏缅语族语言的语序差别这样大，而又与汉语的语序这样接近？显然，那不是白狼语的语序，而是逐词注义的对译次序。

我们还看到，汉语句中出现一次以上的字，在白狼语句里大多数是用相同的字与它相

对。这也证明白狼语句属于按词注义的性质。以“多”一词为例，在汉语句中出现四次（七句、二十一句、二十二句、二十四句），而白狼语句都在相对的位置上出现“邪”字，无一例外。其它又如：

汉义	日	与	赐	德	吏	汉
白狼语	且	魏	毗	德	罔	汉
出现次数	2	2	2	2	2	2
句序	16,18	2,20	7,41	19,27	3,33	1,34
汉义	向	化	蛮夷	译	传	肉
白狼语	随	旅	偻让	译	传	苏
出现次数	2	2	2	2	2	2
句序	5,17	5,17	11,15	3,33	33,43	9,31

有少数几个字例外。如第二十句的“人”用“菌”注，而第二十四句的“部人”则注为“菌补”，“菌”在“部”之下。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把“部人”做为一个词来注的。白狼语的修饰语大约在中心词后，所以“部人”说成“菌（人）补（部）”。

其次，从用词上看，诗中用了许多汉语借词，如“译、圣、德、危、险、万、荒、服、之、传、汉、怀、匹、臣、仆”，其中多数是封建社会官场文章中常用的词。可以看出，这些借词用在白狼语语句里则比较生硬。有的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借用汉语词的，如柳（里）、孳摸（慈母）、仪（外）、绨（布）等。可以设想，如果这首诗是先用白狼语写的，作者在用词时总是尽量先使用本语里固有的词来表达，不可能使用过多的汉语借词。如果先有汉语诗，作者在用词时就有可能按官场文章用词的习惯使用许多白狼语中所没有的词，这就自然给白狼语注义带来困难。结果，在注义时由于有些词白狼语没有确切的词表达，就只好借用汉语词。上面列举的借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今日藏缅语族语言里，还找不到本语词表达。如“圣、德、仁、臣、仆”等词，许多语言都没有。就是“万”和“里”，许多语言也是从汉语或别的语言借来的。如彝语的va˥，载瓦语的van˥，借自汉语的“万”，景颇语的mun˩“万”借自傣语。

根据以上两点我们认为《白狼歌》是先有汉语诗，然后再用白狼语以词为单位注义的。如果这个论点能够成立，那么可以认为《白狼歌》的价值主要在于语音、词汇的研究。至于如何注义，是懂汉字的白狼人注的，还是由汉官根据白狼人的读音注的？从有些借词用语音相近的汉字注义的现象观察（如“里”注为“柳”，“布”注为“绨”），我们推测是汉官注的。因为白狼人读这些借词时带有本族语言的口音，不可能同汉人读的一样，所以在汉官听来是另一个字，也就写成了别的字。如果是懂汉字的白狼人注的，尽管发音有些变化，也不可能认为是另一个字。白狼语句的汉字大约是汉官以词为单位一个个地问了白狼人后，根据自己的实际听音记上的。

三

要从这不足四百字的诗里全面研究白狼语的特点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比较和分析的方法，还是多少能够了解到当时白狼语的一些特点。

先分析语音方面的特点。我们采取以下方法推测白狼语语音的特点：先找出白狼语记音

中同现代藏缅语族语言同源的词（有的词若不好定为同源词，可视为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关系词），构拟汉字的上古读音，然后再看白狼语记音在现代藏缅语族语言里读什么音，存在什么对应关系。如果某个音在上古音里有，而在现代藏缅语族语言里也有，二者并有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就可认为当时白狼语有这个音（或相近的音）。假如白狼语没有这个音，当时用汉字记音时就不可能用语音相应的字表示②。

经分析比较，我们认为白狼语的韵母有辅音韵尾，而且辅音韵尾还分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两套。鼻音韵尾至少有-m、-n、-ŋ 三个。白狼语记音和藏缅语族语言保留鼻音韵尾的语言的语音对应，大多是阳声韵（即带鼻音韵尾的韵母）对阳声韵，阴声韵（即不带鼻音韵尾的韵母）对阴声韵。韵尾的对应也比较有规律，-m 同-m 对应，-ŋ 同-ŋ 对应，只有-n 的对应有例外，有同其它鼻韵尾对应的③。例如：

汉义	家	见	长	飞
白狼语注音	淫	唐	僧	便
上古音	rjəm$_{平}$	dang$_{平}$	səng$_{平}$	bjian$_{去}$
中古音	jiəm$_{平}$	dâng$_{平}$	səng$_{平}$	bjiän$_{去}$
藏　文	khyim	mthoŋ	riŋpo	hpur
缅　文	im	mraŋ	hraŋ	pyam
载瓦语	ju̱m˥˩	mjaŋ˥˩	xiŋ˥˩	taŋ˧˩
勒期话	ja̱m˧˩	mjaŋ˥˩	ʃə̱ŋ˧˩	taŋ˧˩
阿昌语	in˥	mʐaŋ˥	səŋ˥	tʂam˥
景颇语	n˥ta̱˥˩	mu˧˩	kă˧˩lu˧˩	pje̱n˧

阴声韵同阴声韵对应的，如：

汉　义	天	肉	食（吃）	来
白狼语记音	冒	苏	阻	留
上古音	məgw$_{平}$	swag$_{平}$	tsrjag$_{上}$	ljəgw$_{平}$
中古音	mâu̥$_{平}$	suo$_{平}$	tsjwo$_{上}$	ljə̆u$_{平}$
藏　文	gnam	ɕa	za	yoŋ
缅　文	mo	sa	tsa	la
载瓦语	mau˧˩	ʃo˧˩	tso˧˩	le˥
勒期话	mou˧˩	ʃu˥	tsɔ˧˩	le˥
阿昌语	mau˧˩	ʂua˧˩	tɕo˧˩	ʐə˧˥
景颇语	lă˧˩mu˧˩	ʃan˧˩	ʃa˥	sa˧

白狼语的韵母大约也有舒声韵和入声韵的对立。白狼语汉字记音和藏缅语族语言保留促声韵的语言的语音对应，多是舒声韵同舒声韵对应，入声韵同入声韵对应。入声韵同入声韵对应的同源词，只见到-k 同-k对应，还未见到-p同-p、-t 同-t 对应的例子。所以，现在只能确定白狼语有-k 尾。如：

汉　义	深	石	木
白狼语记音	诺	禄	息
上古音	nak$_{入}$	luk$_{入}$	sjək$_{入}$
中古音	nâk$_{入}$	luk$_{入}$	sjək$_{入}$

缅 文	nak	klɔk	sats
载瓦语	nik˩	luʔ˩	sik˥
勒期话	nək˩	luk˥	sə̱k˥
阿昌语	lək˥	liŋ˩kɔʔ˥	saŋ˩tseŋ˥

至于白狼语有无-p、-t尾，由于无同源词可证，无法确定。

白狼语的声母大约有清浊对立。因为在同源词的语音对应中我们看到，白狼语记音中用浊声母的字，在藏缅语族声母分清浊的语言里多与浊声母对应，而清声母多与清声母对应（也有少数例外）。浊声母对浊声母的，如：

汉 义	赐（给）	飞	家	多
白狼语注音	吡	便	淫	邪
上古音	bjid平	bjian去	rjəm平	grjiag平
中古音	bji平	bjiän去	jiəm平	jia平
彝 语	bɿ˩	dʑi˧	ʑi˧	a˦ȵi˧
傈僳语	go˩	be˧	hẽ˧	miɛ˩
哈尼语	bi̱˩	bjɔ˥	ʑɔ˥	mja˩
纳西语	jə˥	mbi˩	dʑi˩	bɯ˩
怒 语	bi̱˩	lia˧	jɔ˧	mjɔ˥

清声母对清声母的，如：

汉 义	肉	盐	木	甜
白狼语记音	苏	粗	息	推
上古音	swag平	tshag平	sjək入	thəd平
中古音	suo平	tshuo平	sjək入	thuâi平
彝 语	ʂɯ˧	tshɯ˧	sɿ˧	tɕhɿ˧
傈僳语	xua˩	tsha̱˩bo˧	sɿ˦dzɿ˧	tʃhi˧
哈尼语	sa˩	tsha˩də̱˩	a˥bo˥	tɕhu˥
纳西语	ʂɿ˧	tshe˧	ndʐər˩	tɕhi˩
怒 语	ɕɔ˥	tshɔ˥	si̱˩	khjɯ˥

有几个词例外。如“食（阻）、父（补）、出（栋）”三个词的汉字记音在古代汉语都是清声母，而在藏缅语族分清浊的语言里大多同浊声母对应：

汉 义	食（吃）	父	出
白狼语注音	阻	补	栋
上古音	tsrjag上	pag上	tung去
中古音	tsjwo上	puo上	tung去
彝 语	dzɯ˧	a˩bo˧	du̱˧
傈僳语	dza˩	a˩ba˩	do̱˧
哈尼语	dza˩	a˩da˧	du̱˧
怒 语	dʐɔ˥	ɔ˩ba˧	tho̱˩
拉祜语	tsa˧˥	ɔ˩pa˧	tɔ̱˧˥

但我们看到，这几个词在拉祜语里则同清声母对应。据研究，拉祜语虽有清浊对立，但

已出现浊音清化的趋势，有一些浊声母词已转化为清声母④。是否白狼语在当时也象拉祜语一样，出现了浊音清化的趋势，所以有些浊声母词已转化为清声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从词汇的特点观察，《白狼歌》里的常用词，多是单音节的根词，附加成分少。这一点同现代缅语支、彝语支语言相似。如下列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等都是单音节的（同藏缅语族多数语言是同源词）：

句　次	2	8	9	20	28	32	37	38	39	4	6
汉　义	天	酒	肉	人	心	盐	山	石	木	来	见
白狼语注音	冒	仆	苏	菌	仍	龘	狼	禄	息	留	唐
句　次	7	9	15	18	31	7	8	13	19	4	40
汉　义	赐	飞	处	出	食(吃)	多	甜	长	深	不	百
白狼语注音	毗	便	尼	栋	阻	邪	推	僧	诺	莫	理

从词义内容来看，白狼语缺乏表达抽象概念和反映封建社会特点的词，所以诗歌在对译这类词时多借用汉语词。如“圣、德、危、险、仁、臣、仆、译、传、荒、服、慈、万、里、匹”等都借汉语。现代藏缅语族许多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况。

拿《白狼歌》中的词同现代藏缅语族语言进行比较，大致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本语词同源的，二是共同借用汉语的，三是目前还看不出同源关系的。本语词同源的词，多是最基本的词，包括表示自然现象（天、雨、石、木）、食物（盐、肉）、动作行为（来、见、赐、飞、出、食）、性质状态（甜、长、深）、称谓（人、父）等。从语音对应关系上看，一般是声母变化较小，韵母变化较大。在声母方面，鼻音多同鼻音对应，如“天（冒）、不（莫）、深（诺）”。边音多同边音对应，也有转为浊擦音的，如“来（留）、雨（螺）、石（禄）。塞音多同塞音对应，有转为塞擦音的，如“赐（毗）、飞（便）”。塞擦音多同塞擦音对应，如“食（龘）、盐（龘）。擦音多同擦音对应，如“木（息）、家（淫）、肉（苏）”。在韵尾的对应上，在同保留韵尾的语言对应中，大致也是阴声韵对阴声韵，阳声韵对阳声韵，入声韵对入声韵。彝语支语言没有入声韵，有紧元音韵，白狼语的入声韵在彝语支语言里大都与紧元音韵对应。寻找白狼语同藏缅语族语言的同源词，声母和韵尾的对应关系如何是重要的依据。

下面挑出的二十六个词是《白狼歌》同藏缅语族语言同源比例较大的一组词。这里用十九种藏缅语族语言及藏文、缅文与其对照，以便更好地观察《白狼歌》词同藏缅语族语言的同源关系。

句　次	2	4,12,26,32		4	6	7,21,24	7,41	8
汉　义	天	不		来	见	多	赐	甜
白狼语记音	冒	莫		留	唐	邪	毗	推
上古音	məgw去	mag去,mak入		ljəgw平	dang平	grjiag平	bjid平	thəd平
中古音	mâu去	muo去,mâk入		ljǒu平	dâng平	jia平	bji平	thuâi平
藏　文	gnam	ma		yoŋ	mthoŋ	maŋpo	sprad	mŋarmo
拉萨藏语	nam˥	ma˩˨		joŋ˩˧	thoŋ˥	maŋ˩˧ko˥˧	tʂɛʔ˥˧	ŋa˥mo˥˧
嘉戎语	namkhɐ	ma		ka-po	ka-mto	kə-ŋkhɐn	ka-wu	kə-cçi
羌　语	χmə˧da˧˩pə˧	mi˥		ly˧	tɕy˧	dio˧˩	χdɑ˧˩	tɕhy˧

木雅语	mə˥˧	n̥i˥	tho˥	ta˥˧	kæ˧ji˥	thɐ˧-khe˥	mbə˥˧-tə˧ne˥˧
普米语	mɤ˥	ma˧˥	i˧˥	tsua˥	ʒə˥	khə˧˥-ʂtʃyə̃˥	thɯ˧˥
缅　文	mo	ma	la	mraŋ	mya	pe	khyui
缅　语	mo˥˧	maʔ˥	la˩	mjĩ˩	mja˥˧	pe˥˧	tʃhu˩
载瓦语	mau˧˩	a˧˩	le˥	mjaŋ˥˩	mjo˧˩	pji˧˩	tʃhui˧˩
勒期话	mou˧˩	a˧˩	le˥	mjaŋ˥˩	mjɔ˧˩	pje˧˩	tʃhau˧˩
浪速话	muk˥	ma˧˩	lɔ˧˩	mjɔ̃˧˩	mjɔ˦	pjik˥	tʃhuk˧˩
阿昌语	mau˧˩	ma˧˩	ʐə˦	mʐaŋ˥	n̥ɔ˧˩	tsi˧˩	uai˧˩
彝　语	mo˧mu˧	a˧˩	la˧	ɣɯ˧˩mo˧	a˩˧n̥i˧	bɿ˧˩	tɕhɿ˧
傈僳语	mo˧˩kua˧	ma˧˩	la˧	lo˥mo˧	miᴇ˧˩	go˧˩	tʃhi˧
哈尼语	ɔ˧˩	ma˧˩	la˥	xu˧mo˥	mja˧˩	bi̱˧˩	tɕhu˥
拉祜语	mu˥˧nɔ˧-ma˧	ma˥˧	la˧˩	ni˧mɔ˧˩	ma˥˧	pe̱˧˩	tsho˧
纳西语	mɯ˧	mə˧	lu˧	dɔ˧˩	bɯ˧˩	pu˥	tɕhi˧˩
白　语	xẽ˥	mu˧	ɣɯ˦	kẽ̱˥˧	tɕi˦	sɿ˧˩	ka˥mi̱˧
怒　语	mɯ˥	ma˥	lɔ˧	ʐɔ˧	mjɔ˥	bi̱˧˩	khjɯ˥
西夏语	o 没	名	领	领	re	康	提合
景颇语	lă˧˩mu˧˩	n˥	sa˧	mu˧˩	loʔ˥	ja˧	tui˧˩

句　次	8	9,31	9	13	15	18	19
汉　义	酒	肉	飞	长	处（在）	出	深
白狼语记音	仆（僕）	苏	便	僧	尼	栋	诺
上古音	buk入	swag平	bjian去	səng平	nrjid平	tung去	nak入
中古音	buk入	suo平	bjiän去	səng平	nji平	tung去	nâk入
藏　文	tɕhaŋ	ɕa	ɦpur	riŋpo	gnas	don	gtiŋriŋpo
拉萨藏语	tɕhaŋ˥	ɕa˥˧	phir˥	riŋ˧˥ko˥˧	nɛʔ˥˧	thø̃˩˧˩	tiŋ˥-riŋ˧˥ko˥˧
嘉戎语	cçhɐ	ʃa	ka-bjam	kə-skriɐn	i	ka-khʃut	kə-rnaks
羌　语	tɕha˥	tʃhɿ˥	dʑe˨˩	dʐe˧	ʒɿ˧	xa˧˩kə˧	bu˧
木雅语	ʔa˥ræ˥˧	ndo˥˧	thi˧-dʑue˥	rə˧rə˥˧	məʔ˥˧	ɦæ˦bæ˧	ni˧ni˥˧
普米语	phʐ̥i˥	ʃɤ˥	khə˧˥-bʒɛ̃˧˥	ʂã˥	ʒø˧˥	khə˧˥ʃə˥˧	xai˥
缅　文	arak	sa	pyam-	hraŋ	hri	thwak	nak
缅　语	a˩jeʔ˥	a˩tθa˥˧	pjã˩	ʃe˩	ʃiʔ˥	thuɛʔ˥	nɛʔ˥
载瓦语	i˥˩phe˧˩	ʃo˧˩	taŋ˧˩	xiŋ˥˩	ŋji˥˩	thoʔ˥	nik˧˩
勒期话	i̱˧˩phe˥	ʃu˥	taŋ˧˩	ʃə̱ŋ˧˩	n̥ɛ˥˩	thɔʔ˧˩	nək˧˩

浪速话	ik˧˩phai˥	ʃɔ˥	tɔ̃˥	xaŋ˧˩	na˧˩	thuk˥	nɔʔ˧˩
阿昌语	lau˧˩xə˥	ʂua˧˩	tʂam˥	səŋ˥	ni˥	thoʔ˥	lək˥
彝　语	ndʐɿ˧	ʂɯ˧	dʑi˧	a˧ʂo˧	dʑo˧,n̥i˧	du̠˧	a˧m̥u˧
傈僳语	dzɿ˧phɯ˧˩	xua˧˩	be˧	ʃi˧	nʙ˥	do˧	nʙ˥
哈尼语	dzi˥ba˧˩	sa˧˩	bjɔ˥	mo˥	dʑo˥	du̠˧	na̠˧˩
拉祜语	dzɿ˧˩	sa˧˩	po˧˩	zɿ˧˩	tshᴇ˥˧	tə̠˥˧	na˥
纳西语	ʐɿ˧	ʂɿ˧	mbi˧˩	ʂər˧˩	ndʑy˧˩	thv˧	xɔ˥
白　语	tsv̰˧	kɛ̰˧˩	fv˥	tsõ˧˩	tsɯ˧	tshɤ˧	sɛ̃˥
怒　语	ji˧	ɕɔ˥	lia˧	ʂɤ˧	ni˧	tho˧˩	tʂhũ˧
西夏语	讹	直	尼长	尼长	〔丁耶〕	党	那
景颇语	tsa̠ʔ˥	ʃan˧˩	pje̠n˧	kă˧˩lu˧˩	ŋa˧˩	pʒu̠˧	suŋ˧˩

句　次	20,24	21	21	22	28	31
汉　义	人	冬	雪	雨	心	食
白狼语记音	菌	综	藩	螺	仍	阻
上古音	gwjiən上	tsəngw去	pjan平	lwar平	ńjəng平	tsrjag上
中古音	gjuěn上	tsuong去	pjan平	luâ平	ńźjəng平	tsjwo上
藏　文	myi	dgun	gaŋs	tɕhar	sn̥iŋ	za
拉萨藏语	mi˩˧	kũ˩˧ka˥˧	khaŋ˩˧	tɕhå˥pa˥˧	n̥iŋ˥	sa˩˧
嘉戎语	tə-ɽmi	kurtsu	ta-jpa	tə-mu	tə-ʃniᴇ	ka-za
羌　语	mə	sio˧ko˧	mə˧˩pɑ˥	ma˧˩ʐi˥	χtie˥mə˥	dʒɿ˧
木雅语	mə˧ni˥˧	tsho˥˧	və˩˧	mə˥˧	n̥ĩ˥	hæ̃˧ndzɿ˥˧
普米语	mi˥	tsõ˥	spy˥	gui˥	skhyɛ˥	dzə˥
缅　文	lu	tshɔŋ	hnaŋ	rwa	hnats	tsa
缅　语	lu˩	tshaũ˥˧	n̥ĩ˥˧	mo˥jua˩	nə˩luŋ˥˧	tsa˥˧
载瓦语	pju˥˩	kjoʔ˧˩-mjo˧˩	kjoʔ˧˩	mau˧˩vo˥˩	n̥ik˥-lu̠m˥	tso˧˩
勒期话	pju˥˩			mou˧˩	sə̠ŋ˥	tsɔ˧˩
浪速话	pju˧˩	kjɔʔ˧˩-mjɔ˧˩		muk˥-ɣu˧˩	na̠k˥-lam˧˩	tsɔ˥
阿昌语	tʂo˥	tɕhɔŋ˧˩	xan˧˩-ʑai˥	mau˧˩-ʐo˥	n̥a˥lum˧˩	tɕɔ˧˩
彝　语	tsho˧	mu˧tshu˧	vo˧	ma˧ha˧	he˧ma˥	dzɯ˧
傈僳语	tsho˧-za˧˩	dʒʙ˧tsi˥	ua˧˩	mɯ˧˩-hã˧	ni˥ma˧	dza˧˩
哈尼语	tsho˥	a˧˩ga˧-ba˧la˧	xa˧˩-dʑu˧	ɔ˧˩ze˥	nɯ˧-ma˧	dza˧˩
拉祜语	tshɔ˧	mu˥˧ka˥˧-za˥˧	va˥˧-mə˧e˧	mu̠˥˧ze˧˩	ni˧ma˧	tsa˥˧

纳西语	tshɔ˧˩	tshɿ˧	mbe˧	xɯ˧˩	nv˥me˧	ndzɿ˧
白　语	jĩ˧˩	tṽ˥	su̱i˧	v˧	ɕĩ˥	jɯ̱˧
怒　语	su˧	dʐɔ̱˧˩phe˧	ɣɔ˥	mɯ˥ʐo˧	xẽ˧lɔ˥	dʐɔ˥
西夏语	尼卒	祖	为	尼足	。宁	〔尼祖、夷〕
景颇语	mă˧˩ʃa˧˩	n˧˩ʃuŋ˧	kjo˧˩naʔ˥	mă˧˩ʐaŋ˧	să˧lum˧	ʃa˥

句　次	32	37	38	39	39	41
汉　义	盐	山	石	木	家	父
白狼语注音	粗	狼	禄	息	淫	补
上古音	tshag平	lang平	luk入	sjək入	rjem平	pag上
中古音	tshuo平	lâng平	luk̊入	sjək入	jiəm平	puo上
藏　文	tshwa	la,ri	rdo	ɕiŋ	khyim	pha
拉萨藏语	tsha˥˧	la˩˧,ri˩˧	to˩˧	ɕiŋ˥	chim˥	pa˥˧pa˥˧
嘉戎语	tshɐ	ta-wat	ɟjilək	ʃiɐ	tə-tʃɐm	tɐ-pɐ
羌　语	tshɿ˧	tshuə˥	ʁo˧˩	sie˧	tɕi˧	pi˥
木雅语	tshɿ˥˧	mbo˥˧	dʑo˥˧	tshɿ˧rø˦	tɕe˥˧	vɐ˩˧
普米语	tshi˩˧	sɢo˩˧	sgø˩˧	siɛ̃˩˧	tʃə̃˥	suã˥
缅　文	tsha	tɔŋ	klɔk	sats	im	ba
缅　语	sʻa˥˧	taũ˩	tʃauʔ˥	tθiʔ˥	ĩ˩	ba˥
载瓦语	i˧˩tʃum˧˩	pum˥˩	luʔ˧˩	sik˥	ju̱m˥˩	a˥va˧˩
勒期话	tsho˥	pɔm˥˩	luk˥tsəŋ˥˩	sə̱k˥	ja̱m˧˩	a˥phɔʔ˥
浪速话	tshɔ˦	pam˧˩	lauk˧˩	sak˥kɛ̃˧˩	ja̱m˧˩	a˧˩phɔ˥
阿昌语	tɕhɔ˧˩	pum˥	liŋ˧˩kɔʔ˥	saŋ˧˩tseŋ˥	in˥	a˧˩phɔʔ˧˩
彝　语	tshɯ˧	bo˧	lu̱˧ma˥	sɿ̱˧	ʑi˧	a˧˩bo˧
傈僳语	tsha̱˧˩bo˧	ko̱˧	lo̱˧tshɿ˦	sɿ˦dzɿ̱˧	hɛ̃˧	a˧˩ba˧˩
哈尼语	tsha˧˩də̱˧˩	xɔ˥the˥	xa˧˩lu̱˧	a˥bo˥	ʑɔ˥	a˧˩da˧
拉祜语	a˦lɛ̱˧˩	qhɔ˧	xa˦pɯ˧	sɿ̱˥˧tse˧˩	zɛ˧˩	ɔ˧˩pa˧
纳西语	tshe˧	ndʑy˧˩	lv˧pa˧	sər˧	dʑi˧˩	ə˧˩ba˧
白　语	pĩ˥	sv̱˥˧	tso̱˥˧khui˥	sv̱˧v̱˧	xo˧˩	ti˧
怒　语	tshɔ˥	ʐɔ˧˩,ŋu˧	lu̱˧˩	si̱˧˩	jɔ˧	ɔ˧˩ba˧
西夏语	七吾	宜则	卢	西	你合	韈
景颇语	tʃum˧˩	laŋ˧˩	n˧˩luŋ˧˩	phun˥	n˥ta̱˥˩	wa˥˩

四

关于《白狼歌》语言的系属问题，一般都认为它属藏缅语族，没有什么分歧意见。但究竟同现代藏缅语族中的哪个语言最近，则说法不一。自研究《白狼歌》以来，对白狼语的系属曾提出过以下几种看法：一、彝语说；二、纳西语说；三、嘉戎语说；四、藏语说。此外，有的还探索它同西夏语的密切关系⑤ 。

我们同意彝语说、纳西语说，即认为白狼语同彝语支语言比较接近。但我们还要补充一

点，就是白狼语同缅语支语言（包括缅语、载瓦语、阿昌语等）也比较接近，而且在语音上似乎比同彝语支语言更为接近。

从同源词的比较上看，在上列二十六个词中，白狼语同缅语支、彝语支同源的词最多，都在二十个以上。如“天、不、来、见、多、赐、甜、肉、飞、长、处、出、深、雨、心、食、盐、石、木、家、父”等词，白狼语同这个语支大多数语言都是同源的。但同其它语支语言比较，则都不到二十个。如同藏语比较，同源词只有“不、见、多、赐、肉、飞、长、处、出、心、食、盐、山、木、家、父”等十六个。连“天、来、甜、深、石”这几个最基本的词，白狼语同缅语支、彝语支是同源的，而同藏语却是不同源的。同嘉戎语比较，相差就更大些，同源词只有“不、甜、肉、深、心、食、盐、石、木、家”等十个，“天、来、见、多、赐、长、出、人”等基本词是不同源的。同普米语比较，同源词有“天、不、多、甜、酒、肉、飞、长、冬、雪、食、盐、木”等十三个，“见、赐、处、出、深、心、石、父”等基本词是不同源的。同源词多少是确定亲属语言远近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从上述的比较情况看，白狼语显然是同缅语支、彝语支比较接近。

从语音上看，白狼语同缅语支的关系比同彝语支更为接近。如上所述，白狼语有辅音韵尾，韵尾又分鼻音尾和塞音尾两套，这一点同缅语支相同，而不同于彝语支。彝语支语言除个别语言的方言还残留少数鼻音韵尾外，一般都没有辅音韵尾。历史上的彝语支语言可能经历过带辅音韵尾的阶段，后来韵尾脱落了，变为无韵尾韵母。从有韵尾到无韵尾，这是一个质变，其间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从声母的构造特点上看，白狼语没有鼻冠音复辅音声母，也没有前附 s、x 等擦音的复辅音声母，接近于只有单辅音或以单辅音声母为主的语言。这个特点也说明它接近于缅语支，而不同于彝语、纳西语，更不同于藏、嘉戎、羌等语言。藏缅语族语言声母的发展，经历了复辅音声母简化为单辅音声母的过程，古代藏缅语族语言存在丰富的复辅音声母。藏文反映的七世纪藏语，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不仅有二合的（如 db、sk、rd 等），还有三合的（如 bkr、sbj、sgr 等），四合的（如 bsgj、brkj 等）。到了现代藏语，复辅音大大地简化了，但在不同方言里发展不平衡。有的方言复辅音完全消失了，有的方言还保留一些。与藏语较近的一些语言，如嘉戎语、羌语、门巴语等，也还保留一些复辅音声母。羌语麻窝话的复辅音共有七十一个，有两种结合形式，一种是颤音、擦音、鼻音在前，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边音、半元音等在后（rg、rm、sm、sl、xp、ɣl 等）；另一种是塞音在前，擦音在后（khs、gz、gʑ 等）⑥。景颇语有丰富的弱化音节，弱化音节同藏语等语言的复辅音声母有密切关系，其中有的大约是由复辅音声母中的前一辅音转化而成的。彝语支语言除了鼻冠复辅音声母外，一般只有单辅音声母。缅语支语言一般只有单辅音声母。缅文反映的十二世纪的缅语，也只有少量的二合复辅音声母（如 kl、pl 等），以单辅音声母为主。从白狼语的注音中，我们尚未发现白狼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迹象。这首歌中有些词，藏缅语族一些语言是复辅音声母或带弱化音节的，而白狼语则是单辅音声母。例如“天”一词，羌语是 xmə˧-，景颇语是 lǎ˩mu˩，白狼语注音为“冒”，上古音为 mugw去，既无前辅音，也无弱化音节。“赐”一词，藏文是 sprad，白狼语注音是“毗”，上古音是 bjid平，也是单辅音声母。“心”一词，藏文是 sȵiŋ，嘉戎语是 tə-ʃniɛ，白狼语注音是“仍”，上古音是 ńjəng平，也无 s 辅音。纳西语、西夏语的鼻冠复辅音声母，在白狼语里都是单辅音声母，无前面的鼻冠成分。例如：“食”，纳西语是 ndzɿ˧，西夏语是〔尼祖·夷〕，带鼻冠音，而白狼语注音是

"阻"，上古音是tsrjag上，无鼻冠音；"飞"，纳西语是mbi˩，西夏语是〔尼长〕，也带鼻冠音，而白狼语注音是"便"，上古音是bjan去，也无鼻冠音。如果白狼语有复辅音的话，在用汉字注音时，很可能要用双字来注。吐蕃时期藏语的复辅音在汉文中的译音经常用两个字表示。如sȵa（悉若）、sroŋ（悉弄）、stoŋ（息东）、khri（可黎）、gtsug（可足）。西夏语的鼻冠复辅音声母，也用两个汉字译音，鼻冠音用〔尼〕表示。在白狼歌注音的汉字中，还没发现一个音节用两个字表示的，这至少反映白狼语当时缺乏丰富的复辅音，甚至没有复辅音。这点看来，白狼语的特点不同于七世纪的藏语，不同于十一世纪的西夏语，也不同于现代的彝语、纳西语、羌语、嘉戎语，而同缅语支语言较近似。

有无辅音韵尾和有无鼻冠音复辅音声母，是语音方面缅语支区别于彝语支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就在这两个重要特征上，白狼语更接近于缅语支。

缅语支和彝语支是藏缅语族语言中比较接近的两支。这两支语言同源的词比较多，语音对立规律也比较清楚，所以国外一般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为Burmese-Lolo，即缅彝语。在我国，由于考虑到它们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一般认为应分为两个语支。白狼语既同缅语支接近，又同彝语支接近，由此可以证明这两个语支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

总之，我们认为白狼语同缅语支、彝语支比较接近，可能是属于古代缅语支、彝语支的一种语言。这个认识，是从这首短歌反映出的语言特点得出的。要全面弄清白狼语的面目，光研究有限的语言材料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历史、人文材料进行研究。本文仅就《白狼歌》语言的情况，聊备一说，供有关学者参考。

注释：

①参看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西夏研究》1930年，第一集。丁文江：《爨文丛刻》，1936年，商务印书馆。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1940年，《青年中国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方国瑜：《么些民族考》1944年，《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辑。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

②汉字的上古拟音和中古拟音，主要参照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③本文所用语言的代表点是：载瓦语，云南潞西遮放话；勒期话，云南潞西钟山话；浪速话，云南潞西三台山话；景颇语，云南盈江铜壁关话；阿昌语云南陇川户撒话；彝语，四川喜德红玛话；傈僳语，云南碧江里吾底话；哈尼语，云南绿春大寨话；拉祜语，云南澜沧糯福话；纳西语，云南丽江长水话；怒语，云南碧江匹河话；嘉戎语，四川阿坝马尔康话；普米语，云南兰坪箐花话；羌语，四川理县桃坪话。

④关于拉祜语浊声母的发展，参看戴庆厦：《彝语支语言的清浊声母》，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⑤王静如先生在《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一文中说："西夏语言因为他是汉字注音，并且他已失去复辅音及附韵声母，虽然他很和白狼语相合，但他在白狼古语比较和趣味上就远不及藏文古语，所以西夏、白狼语的比较不必详述，只认得它确与白狼语有密切关系罢了。"丁文江先生的看法是："我民国九年根据维亚尔的Les Lolos（那时我还没有他所著的倮倮字典）和云南通志所载的爨语发见白狼文与倮倮文有将近二十个相同的字，就大胆的认为白狼文是倮倮文的前身。"（见《爨文丛刻》）马长寿先生在《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一文中的结论是："总比较结果，嘉戎与白狼语同者有三十语；罗语同者有二十四语；羌语同者有九语；西蕃语同者有九语。故嘉戎语与白狼语最相近。"方国瑜先生在《么些民族考》中说："瑜取全文与么些语比较研究，断定白狼语与么些语最相近，或即白狼语为么些之古代语。"

⑥参看瞿霭堂：《藏语的复辅音》，《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